

##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调查和分析

张群林<sup>1</sup>, 伊莎贝尔·阿塔尼<sup>2</sup>, 杨雪燕<sup>3</sup>

(1.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 法国 巴黎 75020;  
3.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性别失衡是男孩偏好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在人口结构中的最直接体现,同时由于“普婚制”和婚姻梯度模式的影响,性别失衡将通过婚姻挤压等方式对男女两性都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深入剖析性别失衡在个人层次的微观后果,利用安徽省JC区农村大龄男性的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受到损害,41%的人处于极度性匮乏状态,从未有过性生活;他们的平均性伴侣数量少,但类型多样,18%的人曾经为了发生性行为而付过钱,或得到过对方的钱;自慰是弥补大龄未婚男性性福利损害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替代性伴侣的作用。最后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策略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性别失衡;婚姻

**[中图分类号]** C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09)06-0051-10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婚姻市场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女性短缺和男性过剩<sup>[1-2]</sup>。由于受到中国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和传统的婚配梯度模式的影响<sup>[3]</sup>,男性人口将面临严峻的婚姻形势。1970年后出生的男性人口开始步入结婚年龄,婚姻市场正在或即将出现大量年轻的剩余男性<sup>[4-5]</sup>。据估计,从2010年开始,由于女性短缺,将有数百万计的男性难以结婚<sup>[6]</sup>。尽管一些调节措施,例如提高女性的再婚率、扩大夫妻之间的年龄差、增加与外国女性结婚的数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婚姻市场上的这种不平衡<sup>[7]</sup>,但仍有相当部分男性将被永远排除在婚姻之外。

在当代中国文化观念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婚姻是组建家庭的关键环节,是男女两性之间合法的结合体。这不仅符合几千年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的要求,而且也受到近30年来政治化价值观念的影响<sup>[8-10]</sup>。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倾向于以阶级意识对人进行划分,社会控制也随之加强,几乎所有与私人相关的事情都

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包括性快乐是被禁止的。因而,婚前性行为被认为是非法的<sup>[11]</sup>。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人开始出现婚前性行为,但婚姻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繁衍后代,绝大多数人对婚前性行为仍持反对态度<sup>[12]</sup>。同时,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形式,因此,组建家庭是性行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然而,持续增加的女性短缺使得婚姻市场变得非常紧张,一部分男性却被排除在这种制度之外,在婚姻梯度模式的作用下<sup>[5]</sup>,男性中最贫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遭遇婚姻挤压而被迫失婚。

在这种环境下,这些男性不仅遭遇失婚,还可能会遭受失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因为不能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组建家庭,他们正常的生命历程可能会被打乱,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福利。另一方面,因为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受到社会歧视的,他们会因为缺乏合法的性伴侣而丧失享受正常、稳定的性行为的权利。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研究者开展了多次针对

**[收稿日期]** 2009-09-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IRT0855);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项目(2009-CV-0017)

**[作者简介]** 张群林(1979-),女,广西桂林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伊莎贝尔·阿塔尼(Isabelle Attané)(1966-),女,法国巴黎人,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INED)教授;杨雪燕(1970-),女,安徽安庆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当代中国人性行为状况的调查,如刘达临<sup>[12]</sup>、潘绥铭<sup>[13-15]</sup>和李银河<sup>[16-18]</sup>。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针对未婚男性性行为的调查研究,更缺乏针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的调查研究。因此,为了弥补学术界对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认知及空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8年在安徽省农村,专门针对大龄未婚男性开展了一次调查。本文展示了这次调查的部分研究结果,希望能以此全面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现状。

## 一、中国农村的“光棍”<sup>①</sup>问题

### (一)婚姻:一项排斥贫困男性的社会制度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普婚制国家,婚姻是组建家庭必经的一环,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历程”<sup>[3]</sup>。因此,很少有人不结婚。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只有3.6%的男性和0.2%的女性在50岁之后仍从未结婚,该比例低于同期的其他国家<sup>[19]</sup>。由于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延续香火和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传宗接代通常被认为是人生中最重要事情,而这一家族责任一般通过结婚生子才能实现。此外,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联系纽带,在延续传统父系制度的同时,也通过新的血缘关系为发展社会经济网络提供基础<sup>[20-22]</sup>。

彩礼是构建不同男性群体婚姻差异的关键因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的数额也在逐渐增加。在少数地区,女性可以在结婚后不离开原来的家庭,但是,在父系制度下,彩礼制度仍是广泛存在的<sup>[23]</sup>。尽管新娘家也提供嫁妆,但实际上只占结婚所有物品中的很少部分,大部分结婚所需物品需要男方家庭提供。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彩礼的数额也急剧增加<sup>[24-25]</sup>。例如,(Parish & Whyte)对广东农村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彩礼的数额基本上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年收入。此后,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彩礼涨了3到10倍,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速度<sup>[26]</sup>;同时,婚礼的花费也成为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裕的显著标志。这样,贫困农村的男性婚龄群体在婚姻市场中被边缘化,成为择偶中的“弱势群体”<sup>[27]</sup>。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在初中文化以下、年龄在30-49岁之间的人口未婚人口性别比高达1000以上,这意味着未婚男性人数为未婚女性人数的10倍以上。

### (二)光棍:一群灰色的研究对象

未婚者中非自愿的独身生活和随之而来的没有子嗣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农村,这种生活的的确会带来各种问题,如性需求、情感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缺乏社会认同等。但是,人们对这些问题仍知之甚少。

日益庞大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引起了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该群体的存在有可能会导性交易、男性同性恋、风险行为(如酗酒、吸毒等)和暴力行为的增加,从而给两性关系、婚姻家庭和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带来严重影响,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sup>[1,28]</sup>。虽然这种观点因为缺乏有力的证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争论,但对男女性别比例与政治安全、过剩男性与社会不稳定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没有定论<sup>[29-30]</sup>。然而,无论这些过剩的大龄未婚男性是否能给其他社会群体和公共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但其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由于贫穷而受到严重的婚姻挤压和社会隔离,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问题。

由于学界缺乏探讨失婚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个人层面的影响,笔者希望能从个人视角来看待“光棍”这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调研,了解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 and 性态度,以更进一步深层次地理解性别失衡对于个人产生的影响。

## 二、对中国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的调查

### (一)调查地的选择

2008年8月至9月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JC区针对年龄在28岁及以上的已婚和未婚农村男性开展了“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的调查。

安徽省位于中国中东部,属于典型的传统父系家族制度和儒家文化流行地区,当地居民具有很强烈的男孩偏好,是当前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14个省之一。JC区位于安徽省中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是中国最早开展出生性别比治理的县区。虽然通过治理,该县出生性别比从1995年的124.40下降到2005年的115.44,但仍然高出正常水平。就未婚性别比来看,2007年JC区27岁及以上农业人口中,未婚占了4.26%,其中男性为5.46%、女性为3.07%,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的性别比高达177.1。

<sup>①</sup>“光棍”是中国民间对于大龄未婚人群的形象性称谓,通常特指大龄未婚男性。

## (二) 调查工具、样本选取和调查方法

调查工具。由于没有直接针对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性相关问题的问卷可以参考借鉴,因此在问卷设计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当代中国人性行为状况的已有文献和调查研究<sup>[12,13-15]</sup>,充分吸收借鉴他们的调查工具;同时,2007年11月在河南省LH市YC区开展了“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心理福利和性福利”质性访谈和问卷试调研,根据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特殊性修正了初始问卷<sup>[31-32]</sup>,并增加了一些新的问题和调查工具,最终形成了我们的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是这些人的性行为,基本的假设是他们的性生活可能会受到离婚生活的影响;其次是关于生殖健康方面的态度和行为(安全套使用、性传播疾病的知识等);最后是关于现在和将来的未婚生活对他们的情感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本文主要展示了这些男性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中的部分结果。

样本选取。在中国,男性普遍结婚较早。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5.7岁,28岁及以上的男性中仅有17%还没有结婚<sup>[33]</sup>。来自河南省LH市YC区的质性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28岁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农村男性在28岁以前仍有较大的结婚机会;但一旦超过28岁,他们的结婚机会明显下降,在35岁以后结婚机会更是趋于完全丧失<sup>①</sup>。因此,按照婚姻状况选择28岁以上的未婚和已婚农村男性进行对比研究,可以较好地反映性别失衡背景下受到婚姻挤压的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 and 性福利状况。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将那些年龄在28岁及以上从未结过婚的农村男性称为“大龄未婚男性”。

本次调查采用多级抽样,按照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将JC区分成三个片区,每个片区分别抽取了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样15名28岁及以上大龄未婚男性,由调查员登门邀请到村委会集中进行调查。由于当地相当部分男性外出打工,首选的6个乡镇调查得到的未婚样本量不足,于是将被访者的年龄降低到27岁,并在备选乡镇进行了补充调查,完成了数据收集。

调查方法和组织过程。由于性相关问题非常敏感,为了保护隐私和确保调查的信度和效度<sup>[34-35]</sup>,本次调查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interviewing, CAPI)。在正式调查前,我们在西安市对流动人口进行了CAPI试调查。试调查结果显示本调查内容非常适合使用CAPI技术,能满足保

护隐私的要求,也能获得较真实的调查结果。

最终有665人参加正式调查,其中44人(6.6%)因为各种原因中途退出,实际获得的有效样本为621个。样本的年龄和婚姻分布状况参见表1。

表1 不同婚姻状况下的年龄结构(样本百分比)

年龄	未婚(N=363)	已婚(N=258)
27-39岁	55.9	48.1
40-59岁	33.3	49.2
≥60岁	10.7	2.7
X <sup>2</sup> (Pr)	26.117(0.000***) <sup>①</sup>	
平均年龄(岁)	40.5	40.3
年龄中位数(岁)	37.3	39.2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n. sp > 0.1

①是指已婚和未婚之间的差异检验。

数据来源:2008年安徽JC区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

## (三) 光棍的特征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贫穷与离婚是一种形影相随的关系<sup>[36-37]</sup>,而缺乏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实际上是部分男性不能成婚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妇女选择配偶的时候,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能给她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的男性。

这样的关系在我们的调查中同样得到证实。与JC区调查对象中的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的社会经济状况往往表现较差。首先,不论年龄怎样分组,与已婚男性相比,他们的收入水平更低。在近6个月内,近四分之三的未婚男性反映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而这一比例在已婚的男性中只有约一半(50.4%);未婚男性的平均月收入(736元)显著低于已婚男性的平均月收入(1043元)(参见表2)。同时,对于所有年龄组来说,未婚男性的平均月收入远远低于已婚男性,这一点在较大年龄组中(大于40岁)表现得更为明显,已婚男性月收入比未婚男性平均高50%,这一差距在较小年龄组中约为20%。

就受教育程度而言,与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的

①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7年11月在河南省LH市YC区针对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以个人深度访谈为主,最终获得22位大龄未婚男性和12位大龄未婚男性家庭成员的个人访谈数据、3份社区管理人员及村民的小组访谈数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村,28-35岁之间的大龄未婚男性仍然有结婚的机会,但是机会已经明显较28岁以前小;而35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结婚的可能性”。

受教育程度也要更低。未婚男性中有 9.6% 是文盲,而已婚男性中这一比例仅有 1.2%;未婚男性中,每两人中就有一个人学历低于小学,而已婚男性中这一比例只有七分之一。教育程度上的这一差距,在年龄偏大时尤为明显(40 岁以上),40 岁以上未婚男性中有 70% 没有上过学或者仅念过小学,是已婚男性的近 5 倍(表 2)。平均而言,未婚男性受教育时间比已婚男性少两年,分别为 7.5 年和 9.6 年;全部样本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为 8.5 年,略高于 2000 年的普查(8.1)。这一差距在 40 岁以上的年龄组中更为明显,未婚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 6 年,比已婚男性少了 4 年。虽然在较小年龄组中也同样存在差距,但差距要小得多,仅为 0.8 年。无论如何,这些数据在国家层面的调查中得到了证实,长期或者永久的未婚男性更可能来自社会阶层的最底层<sup>[5]</sup>。这些研究发现也与包括来自法国的其他研究结果相符——在农村地区,光棍问题普遍伴随着贫穷、经济的不稳定和社会地位低下<sup>[34]</sup>。

### 三、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

尽管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多,但在中国农村,它仍然

被看作是一种耻辱或者不光彩的事情<sup>[13]</sup>,因此,无法婚配的状况使得大龄未婚男性难以通过婚姻渠道解决性欲问题。我们的调查显示有五分之二的未婚男性从未有过性行为。这样,就可以推测出两种不同的假设:大多数大龄未婚男性或者存在游离于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或者他们满足于无性的生活。

#### (一)性行为的开始

中国农村大龄男性的首次性行为年龄不存在婚姻差异,但存在非常显著的代际差异。40 岁以下年龄组的男性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显著小于 40 岁以上年龄组的男性,平均年龄分别为 23.4 和 25.9,中位数分别为 23.0 和 24.1。

#### (二)性行为的匮乏

婚姻与农村男性性行为显著相关,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生活缺乏。在接受调查的 363 名未婚男性(年龄中位数是 37.3)中有 41% 的人报告从未有过性行为(表 3),这其中还有 62% 的人报告在接受调查前 12 个月里没有发生过性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自报在其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性行为的人中,只有 157 人回答了全部与性相关的问题,这样,我们只能推测剩下的四分

表 2 大龄男性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样本百分比)

问题及分类	未婚		已婚		
	27-39 岁 (n=203)	40 岁以上 (n=160)	27-39 岁 (n=124)	40 岁以上 (n=134)	
近半年来的平均月收入	<1000 元	56.2	91.3	35.5	64.2
	≥1000 元	43.8	8.7	64.2	35.8
	$X^2_1$ (Pr)	59.748(0.000 ***) <sup>①</sup>		21.514(0.000 ***) <sup>②</sup>	
	$X^2_2$ (Pr)	29.046(0.000 ***) <sup>③</sup>			
个人平均月收入(均值)	948.0	468.0	1187.3	910.1	
$t_1$ 检验	9.0062(0.000 ***) <sup>①</sup>		3.8208(0.000 ***) <sup>②</sup>		
$t_2$ 检验	6.585(0.000 ***) <sup>③</sup>				
受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或者上过小学	30.5	70.0	14.5	14.9
	初中	48.8	28.1	58.1	50.8
	高中及以上	20.7	1.9	27.4	34.3
	$X^2_3$ (Pr)	70.5598(0.000 ***) <sup>①</sup>		1.6387(0.441n. s.) <sup>②</sup>	
$X^2_4$ (Pr)	86.659(0.000 ***) <sup>③</sup>				
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值)	8.8	5.8	9.6	9.5	
$t_3$ 检验	9.2624(0.000 ***) <sup>①</sup>		0.1426(0.8867 ***) <sup>②</sup>		
$t_4$ 检验	8.382(0.000 ***) <sup>③</sup>				

注:\*\*\* p≤0.001; \*\* p≤0.01; \* p≤0.05; + p≤0.1; n. sp>0.1.

①是指未婚内部年龄之间的差异检验;②是指已婚内部年龄之间的差异检验;③是指已婚和未婚之间的差异检验。

数据来源:2008 年安徽 JC 区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

之一(56个)的未婚男性的情况。可想而知,这些人选择不回答的可能原因是,他们认为没有结婚而发生性行为是不合法,或者是他们的性行为是偶然性行为。反之,我们也可以推测,报告在其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性行为的人中,有些人可能实际上从未有过性行为。

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还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较小年龄组(27-39岁)的未婚男性更有可能有过性行为,其有过性行为的比例为三分之二;较大年龄组(40岁及以上)的未婚男性中报告曾经有过性行为的比例为二分之一。这表明婚姻状况对年轻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影响更小些。

调查显示性交频率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未婚男性平均每个月性行为次数(1.0)远低于已婚男性的次数(4.1),同时,性交频率还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在相同婚姻状况下,40岁以下男性的性生活次数均比40岁以上的人次数多,40岁以下的已婚男性的性行为最

频繁,平均每个月为4.9次,而同年龄组的未婚男性平均每个月仅有1.5次;同时,未婚男性获得的性满足也较低。40岁以下的未婚男性中只有40.9%的人,4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中只有29%的人回答他们对性生活比较满意或很满意,这两个比例都显著低于同年龄组已婚男性。

### (三)平均性伴侣数量少,但类型多样

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的性伴侣数量显著不同。在回答有过性生活并回答了所有性相关问题的人中,未婚男性一生中的平均性伴侣人数显著低于已婚男性,分别为0.9个和1.5个,在调查前12个月里平均性伴侣数分别下降到0.6个和0.9个,并且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未婚男性在过去12个月里没有性伴侣,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报告有过两个及两个以上性伴侣(参见表4)。

对于“与您有过性关系的人是谁?”这一问题,未婚男性(N=307)中,40岁以下的男性中有40%的人、

表3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青年不同婚姻状态和年龄组的性行为情况(样本百分比)

问题及分类		未婚		已婚	
		27-39岁(n=203)	≥40岁(n=160)	27-39岁(n=124)	≥40岁(n=134)
到现在为止 是否有过性生活	有过	67.5	47.5	99.2	99.2
	没有	32.5	52.5	0.8	0.8
	$X^2$ (Pr)	14.778(0.000***) <sup>①</sup>		0.003(0.956n.s.) <sup>②</sup>	
	$X^2$ (Pr)	175.529(0.000***) <sup>③</sup>			
最近的12个月 是否有过性生活	有过	48.3	25.0	97.6	88.1
	没有	51.7	75.0	2.4	11.9
	$X^2$ (Pr)	21.046(0.000***) <sup>①</sup>		9.415(0.002**) <sup>②</sup>	
	$X^2$ (Pr)	214.324(0.000***) <sup>③</sup>			
最近的12个月里 过性生活的次数	根本没有	51.7	75.0	2.4	11.9
	一两次	14.3	6.3	8.1	6.7
	大约每个月一次	12.8	10.6	10.5	12.7
	每月两三次	7.4	4.4	22.6	26.1
	大约每周一次及以上	13.8	3.7	56.5	42.5
	$X^2$ (Pr)	25.878(0.000***) <sup>①</sup>		12.078(0.017*) <sup>②</sup>	
	$X^2$ (Pr)	274.122(0.000***) <sup>③</sup>			
最近的12个月里平均性生活次数(均值)		1.5(n=203)	0.5(n=160)	4.9(n=124)	3.4(n=134)
最近的12个月里平均性生活次数(均值)		1.0		4.1	
	$t$ 检验	3.510(0.0005***) <sup>①</sup>		2.987(0.003**) <sup>②</sup>	
	$t$ 检验	11.635(0.0000***) <sup>③</sup>			

注:\*\*\* $p \leq 0.001$ ; \*\* $p \leq 0.01$ ; \* $p \leq 0.05$ ; + $p \leq 0.1$ ; n.s. $p > 0.1$ .

①是指未婚内部年龄之间的差异检验;②是指已婚内部年龄之间的差异检验;③是指已婚和未婚之间的差异检验。

数据来源:2008年安徽JC区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

40 岁以上的男性中有 65% 的人报告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性生活,这也证实了本文前面所说的未婚男性性生活匮乏。另一方面,总体而言,未婚男性的性伴侣类型比已婚男性的更加多样化。总体样本中有三分之一(34%)的未婚男性回答他们只与女性发生过性行为,这一比例在报告有过性行为的未婚男性中为 82.8%,而在报告有过性行为的已婚男性中为 92%。在总体样本中,3.9%(14 人)的未婚男性和 3.1%(8 人)的已婚男性报告他们只与男性发生过性行为,这一比例和其他国家的调查结果比较一致。

总体样本中,接近五分之一的未婚男性(18%)回答,他们曾经为了发生性行为而付过钱,或得到过对方的钱。此外,如果从报告有过性行为的人群来看这个问题时,这一比例显著增加,分别上升至 30%(40 岁以下的未婚男性)和 32%(40 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大约有 10% 的未婚男性最近一次性行为对象是“女性工作者”(表 4)。同时,无论是第一次还是最近一次性行为中,未婚男性的性行为对象是“女性工作者”的比例比已婚男性的高 6-7 倍。

#### (四) 自慰: 弥补性福利损害的一种重要方式

自慰属于多种性行为中的一种。对于自慰的研究通常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将自慰看作是一种“补偿性行为”,即补偿由于缺乏性伴侣或与性伴侣缺乏满意的性生活而减少的性福利;另外一种视角是将自慰看作是一种“补充性行为”,即在性伴侣之外,由个人独自进行的性生活,也能让个人与性伴侣的性关系更满意。

中国人普遍认为自慰不道德,有害身心健康,甚至可能导致男性性无能。本次调查证实了这些观念,略超过一半的男性认为自慰会伤害身体(表 5),四分之一的人认为自慰会让自己有不道德的感觉。这与其他在中国开展的为数不多的自慰调查结果一致。

数据显示,对大龄未婚男性而言,自慰具有一定的“补偿性”特点,因为只有略多于四分之一(27.5%)的人报告说,他们能够找到其他方式(而不是自慰)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自慰也有替代性伴侣的作用,约三分之二的人在无性伴侣时会选择自慰。然而,仅有不到二分之一的人报告曾有过自慰行为(41.1%, N = 621);其中,又只有一半(48.5%)的人报告在自慰中自己可以经常达到高潮。此外,自慰不存在婚姻差异(表 5)。但是,在未婚男性人群中,自慰存在非常显著的代际差异,40 岁以下年龄组的未婚男性中有过自慰的比例显著高于 40 岁以上年龄组的男性;但是有过自

慰的未婚男性中,平均强度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在调查前一个月的平均自慰次数分别为 2.0 和 1.5)。相反,在所有报告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自慰的人中,自慰频次存在显著的婚姻差异,未婚男性的自慰更加频繁,特别是 40 岁以下的未婚男性,他们自慰频率是同年齡组已婚男性的两倍。

## 四、结论

中国人认为婚姻是组建家庭的关键环节,是男女两性之间合法的结合体。本次调查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途径,让我们能够清楚了解非自愿失婚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实际情况。

首先,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成因。它证实了在农村地区贫穷和失婚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调查中,相对已婚男性而言,未婚男性确实处于劣势(包括收入、教育、健康等),贫穷是大部分男性不能成婚的主要原因。

其次,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因为婚姻的缺失,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受到损害。中国人的性活动通常被限制在婚内,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为人所不齿。由于性行为一般都需要性伴侣,因此未婚男性的性生活普遍没有已婚男性活跃,他们的性福利显然受到未婚和缺乏正式性伴侣的损害。在这种社会规范下,一部分大龄未婚男性敢做不敢言,更有相当部分大龄未婚男性不敢做,他们的性需求受到压制,性福利受到损害。从我们的调查中还可以发现,性行为上存在明显的代际效应。年轻的未婚男性较年长的未婚男性更有可能追求性福利。

第三,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存在潜在的性风险。整体而言,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伴侣和已婚男性的性伴侣数量相当,但平均性行为次数更少。但是,因为缺乏社会和法律认可的固定性伴侣,大龄未婚男性的性伴侣类型呈现多样性,他们比已婚男性更可能与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这就为 HIV/STI 的传播提供了某种可能,从而可能成为 HIV/STI 传播的桥梁人群<sup>[38-39]</sup>,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个特定地区的色情行业“生存”和“壮大”合理化的理由与借口<sup>[40]</sup>。

第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自慰,自慰是弥补大龄未婚男性性福利损害的一种重要方式。尽管普遍认为自慰不道德,有害身心健康,但是自慰在某种程度上能缓解性压力,起到替代性伴侣的作用<sup>[41-42]</sup>,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性高潮、实现性满意<sup>[43]</sup>。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虽然本次调查采取了分层随机抽样,但因为调查时间在

表4 大龄男性性伴侣数量和类型(样本百分比)

问题及分类	未婚		已婚		
	27-39岁(n=105)	≥40岁(n=52)	27-39岁(n=118)	≥40岁(n=126)	
过去12个月里性伴侣的数量	0个	32.4	48.1	11.9	33.3
	1	41.9	28.9	73.7	57.9
	2-3	16.2	17.3	11.9	8.7
	4-7	7.6	1.9	1.7	0.0
	8及以上	1.9	3.8	0.9	0.0
$X_{11}^2$ (Pr)	6.722(0.151n.s.) <sup>①</sup>		20.135(0.000***) <sup>②</sup>		
$X_{12}^2$ (Pr)	36.207(0.000***) <sup>③</sup>				
过去12个月里平均性伴侣人数(均值)	0.7(n=203)	0.4(n=160)	1.1(n=124)	0.8(n=134)	
$t_7$ 检验	2.190(0.0292*) <sup>①</sup>		3.433(0.0007***) <sup>②</sup>		
$t_8$ 检验	3.473(0.0006***) <sup>③</sup>				
到目前为止性伴侣个数(均值)	1.3(n=203)	0.5(n=160)	2.0(n=124)	1.1(n=134)	
$t_9$ 检验	3.908(0.0001***) <sup>①</sup>		3.414(0.0007***) <sup>②</sup>		
$t_{10}$ 检验	3.764(0.0002***) <sup>③</sup>				
发生过性关系的人是:	(n=203)	(n=160)	(n=124)	(n=134)	
只有女性	44.3	21.9	90.3	81.3	
既有女性也有男性	3.9	2.5	3.2	6.0	
只有男性	2.5	5.6	0.8	5.2	
没有性生活	33.5	55	0.8	1.5	
[缺失值]	15.8[n=32]	15.0[n=24]	4.8[n=6]	6.0[n=8]	
$X_{13}^2$ (Pr)	26.139(0.000***) <sup>①</sup>		6.539(0.088+) <sup>②</sup>		
$X_{14}^2$ (Pr)	212.083(0.000***) <sup>③</sup>				
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对象:	(n=105)	(n=52)	(n=118)	(n=126)	
妻子	-	-	28.8	60.3	
女朋友	62.9	36.5	28.8	7.9	
临时性伴侣	16.2	50.0	38.1	31.0	
性工作者(小姐)	11.4	3.9	2.5	0.0	
其他	9.5	9.6	1.8	0.8	
$X_{15}^2$ (Pr)	20.781(0.000***) <sup>①</sup>		34.948(0.000***) <sup>②</sup>		
$X_{16}^2$ (Pr)	176.658(0.000***) <sup>③</sup>				
最近一次性关系对象	(n=105)	(n=52)	(n=118)	(n=126)	
妻子	-	-	77.1	79.4	
女朋友	51.4	25.0	5.9	7.1	
临时性伴侣	24.8	48.1	14.4	8.7	
性工作者(小姐)	10.5	9.6	2.5	0.8	
其他	13.3	17.3	0.0	4.0	
$X_{17}^2$ (Pr)	12.125(0.007**) <sup>①</sup>		9.686(0.046*) <sup>②</sup>		
$X_{18}^2$ (Pr)	306.486(0.000***) <sup>③</sup>				
是否为发生性行为而付过钱或得到过钱	(n=203)	(n=160)	(n=124)	(n=134)	
是	20.2	15.0	16.9	11.2	
$X_{19}^2$ (Pr)	1.664(0.197n.s.) <sup>①</sup>		1.7711(0.183n.s.) <sup>②</sup>		
$X_{20}^2$ (Pr)	1.7535(0.185n.s.) <sup>③</sup>				

注:\*\*\*  $p \leq 0.001$ ; \*\*  $p \leq 0.01$ ; \*  $p \leq 0.05$ ; +  $p \leq 0.1$ ; n. sp  $> 0.1$ .

①是指未婚内部年龄之间的差异检验;②是指已婚内部年龄之间的差异检验;③是指已婚和未婚之间的差异检验。

数据来源:2008年安徽JC区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

表5 大龄男性自慰行为及其观点(样本百分比)

问题及分类	未婚		已婚	
	27-39岁(n=203)	≥40岁(n=160)	27-39岁(n=124)	≥40岁(n=134)
是否有过自慰				
有过	54.2	30.0	40.3	35.3
$X_{21}^2$ (Pr)	21.653(0.000***) <sup>①</sup>		0.756(0.385n.s.) <sup>②</sup>	
$X_{22}^2$ (Pr)	2.198(0.138n.s.) <sup>③</sup>			
过去12个月里在自慰中是否达到了性高潮	(n=110)	(n=48)	(n=50)	(n=97)
每次都能达到/经常能达到	53.6	41.7	56.0	42.6
有时达到	30.0	33.3	32.0	29.8
很少达到/从未达到	16.4	25.0	12.0	27.7
$X_{23}^2$ (Pr)	2.358(0.308n.s.) <sup>①</sup>		5.021(0.134n.s.) <sup>②</sup>	
$X_{24}^2$ (Pr)	0.015(0.993n.s.) <sup>③</sup>			
自慰过频会伤害身体	(n=203)	(n=160)	(n=124)	(n=134)
同意或比较同意	55.7	37.5	57.3	50.0
$X_{25}^2$ (Pr)	11.922(0.001***) <sup>①</sup>		1.365(0.243n.s.) <sup>②</sup>	
$X_{26}^2$ (Pr)	2.052(0.152n.s.) <sup>③</sup>			
自慰会让自己有不道德的感觉	(n=203)	(n=160)	(n=124)	(n=134)
同意或比较同意	28.6	26.9	29.8	23.1
$X_{27}^2$ (Pr)	0.128(0.720n.s.) <sup>①</sup>		1.491(0.222n.s.) <sup>②</sup>	
$X_{28}^2$ (Pr)	0.164(0.685n.s.) <sup>③</sup>			
我会通过其他方式满足自己的性要求,而不会自慰				
同意或比较同意	27.1	28.1	27.6	28.7
$X_{29}^2$ (Pr)	0.0476(0.827n.s.) <sup>①</sup>		0.1863(0.666n.s.) <sup>②</sup>	
$X_{30}^2$ (Pr)	0.0960(0.757n.s.) <sup>③</sup>			
没有性伴侣时,男人自慰是可以接受的				
同意	64.5	50.0	71.8	66.4
$X_{31}^2$ (Pr)	7.7655(0.005**) <sup>①</sup>		0.8656(0.352n.s.) <sup>②</sup>	
$X_{32}^2$ (Pr)	7.6817(0.006**) <sup>③</sup>			
过去一个月里自慰次数	2.0(n=99)	1.5(n=37)	1.1(n=41)	1.3(n=36)
$t_{11}$ 检验	0.955(0.342n.s.) <sup>①</sup>		0.613(0.542n.s.) <sup>②</sup>	
$t_{12}$ 检验	2.135(0.034*) <sup>③</sup>			

注:\*\*\* p≤0.001; \*\* p≤0.01; \* p≤0.05; +p≤0.1; n.sp>0.1.

①是指未婚内部年龄之间的差异检验;②是指已婚内部年龄之间的差异检验;③是指已婚和未婚之间的差异检验。

数据来源:2008年安徽JC区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

8月底,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外出打工,因此所获得的样本可能存在偏差。其次,因为性问题非常敏感,虽然我们采用了计算机辅助调查,但数据基于自报,仍不能排除一些被调查者不愿真实作答的可能,这可能

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最后,本文仅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做了简单的描述分析,从中只能知道性福利现状,但不能知道这些现象分别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可以

对各类性行为(如自慰、使用安全套的行为、商业性行为等)进行专题研究。此外,还可以对流动到城市地区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进行调查,确保足够的样本数量,提高调查技巧,与本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 [ 参 考 文 献 ]

- [1] Dudley P, Glover K. Too many males; marriage market implications of gender imbalances in China[J]. *Genus*, 2005, 61(2): 119-40.
- [2] Tuljapurkar, Li et al. High sex ratios in China's future[J]. *Science*, 1995, 267(5199): 874-876.
- [3] Evans H.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M]. New York: Continuum, 1997.
- [4] Attané I. Masculinisation de la population chinoise: tendances, faits et perspectives[M]. Paris: Ined, 2010.
- [5] Banister J. Shortage of girls in China today[J].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4, 21(1), 19-45.
- [6] 李树茁,姜全保,伊莎贝尔阿塔尼.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6, 157(4): 1-8.
- [7] Le B D, Bélanger D, Khuat T H. Watering the neighbour's garden: The growing demographic female deficit in Asia [C]. Paris: Cicred, 2007.
- [8] Attané I. Une Chine sans femmes? [M]. Paris: Perrin. 2005.
- [9] Van G R. La vie sexuelle dans la Chine ancienne[M]. Paris: Gallimard. 1971.
- [10] Yan Y.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1] Honig E. Socialist sex,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J]. *Modern China*, 2003, 29(2): 143-175.
- [12] 刘达临. 中国当代性文化[M].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2.
- [13] 潘绥铭. 当前中国的性存在[J]. *社会学研究*, 1993, 2: 104-110.
- [14] Pan S. A sex revolution in current China[J]. *Journal of Psychology & Human Sexuality*, 1993, 6(2): 1-14.
- [15] Pan S.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mainland China[J].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997, 34(4): 399-410.
- [16] 李银河. 性学心得[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 [17] 李银河. 历史上的同性恋现象[J]. *百科知识*, 2004(5): 4-6.
- [18] 李银河,王小波. 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 [19] Xenos P, Gultiano S A. Trends in female and male age at marriage and celibacy in Asia[M].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1992.
- [20] Dunstheimer G. Religion officielle, religion populaire et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 depuis les Han [C]. Paris: Gallimard, 1976.
- [21] Pimpaneau J. Chine, culture et traditions[M]. Paris: Picquier, 1990.
- [22] Johnson G E. Family strateg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some evidence form the Pearl River delta [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23] Ghasarian C.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parenté [M]. Paris: Seuil, 1996.
- [24] Johnson K A.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25] Harrel S. Aspects of marriage in three south-western villages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130: 323-337.
- [26] Parish W L, Whyte M K.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27] 石人炳. 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06(1): 32-36.
- [28] Eberstadt N. Prosperous Paupers and Other Population Problems [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2000.
- [29] Cabré A, Esteve A. Marriage squeeze and changes in family formation: historical comparative evidence in Spain, France and United States [C]. communication présentée à la Conférence annuelle de la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4.
- [30] Mc Donald P. L'équilibre numérique entre hommes et femmes et le marché matrimonial. Le point sur la question [J]. *Population*, 1995(6): 1579-1590.
- [31] 李艳,李树茁.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压力与应对——河南YC区的探索性研究[J]. *青年研究*, 2008(11): 15-23.
- [32] 韦艳,靳小怡,李树茁.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对策略研究——基于YC县访谈的发现[J]. *人口与发展*, 2008(14): 2-12.
- [33] 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三卷, 2002.
- [34] Kohlmeier L, Mendez M, et al. Computer-assisted self-interviewing: A multimedia approach to dietary assessment [J].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1997, 65(4): S1275-S1281.
- [35] Bloom D E. Technology, experiment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survey data [J]. *Science*, 1998, 280(5365): 847-848.
- [36] Bourdieu P. Reproduction interdite. La dimension symbol-

- ique de la domination économique [J]. *Etudes rurales*, 1989;113 - 114.
- [37] Flandrin J L. *Les amours paysannes, XVIe-XIXe siècle* [M]. Paris: Gallimard,1975.
- [38] Tucker J D, Henderson G E, et al. Surplus men, sex work, and the spread of HIV in Chin[J]. *Aids*,2005,19 (6): 539 - 547.
- [39] Hertog S, Merli M G. Demographic shifts and the spread of HIV in China[R]. New York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nual meetings. 2005.
- [40] 莫丽霞.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后果研究[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 [41] Kontula O, Haavio M. Masturbation in a generation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 2002(14):49 - 83.
- [42] Pinkerton S D, Bogart L M, Cecil H,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asturbation in a Collegiate Sample[J].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Human Sexuality*, 2002(14):103 - 121.
- [43] Silverberg C. Effects of Masturbation[EB/OL][2009 - 06 - 02] [http://sexuality. about. com/od/masturbation/p/masturbation\\_fx. htm](http://sexuality.about.com/od/masturbation/p/masturbation_fx.htm)

(责任编辑:司国安 任虹)

### Survey and Analyses on Sexual Behaviors of Forced Male Bachelors in Rural China

ZHANG Qun-lin<sup>1</sup>, Isabelle Attané<sup>2</sup>, YANG Xue-yan<sup>3</sup>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Institut National d'Etudes Démographiques, Paris 75020, France;

3.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Gender imbalance is the most direct embodiment of marital and family institution for son preference i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Meanwhile, due to the "universal marriage system" and marriage gradient pattern, gender imbalance would exert negative impacts on both males and females. To deeply analyze the micro consequences of gender imbalance at an individual level,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at JC District, Anhui Province, China, in Aug. 2008, for collecting data with participants including married men and forced male bachelors above 27 years old, aiming to describe the sexual behaviors of forced male bachelors. The results from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 forced male bachelors' sexual well beings are being harmed. About 41% bachelors never had sex, and their sexual partners were fewer but more diversified. Of the total sample, nearly one in five unmarried (18%) men had already received or been given money for sex. Masturbation has definitely a "compensatory" characteristic for bachelors, and can be seen as an acceptable alternative to the absence of sexual partner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lastly, after pointing out the limitations,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China; Forced male bachelors; Gender Imbalance; marriage